

从《侍坐》章曾皙言志管窥孔子之理想

居兰坚

(南京技师学院基础部,江苏 南京 210003)

摘要:《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》选自《论语·先进篇》。这一章记载了孔子及其四个弟子围绕着“言志”这个中心所进行的一次谈话。子路、冉有、公西华三人,尽管说话的口气,表达的方式不同,有的说得直率一些,有的说得委婉一些,然而实质都是希望在政治上发挥自己的才干,有所作为。而曾皙言志不仅是个人理想的体现,也是孔子政治理想的表现。

关键词:论语;曾皙;言志;政治理想;大同社会

《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》是《论语》中的名篇。其主要内容是记述孔子诱导学生畅谈个人志向及孔子的评价。文章先是叙述孔子启发学生言志,然后是四个学生分别谈志。在孔子的开导下,子路“率尔而对”,直言其志,冉有、公西华委婉言志,皆显示出宏大的政治抱负。唯有曾皙在听到孔子询问后,“鼓瑟希,铿尔,舍瑟而作”,发言表示不愿求仕,向往一种投身于大自然的恬静生活。孔子由衷地发出了赞叹,赞许说:“吾与点也。”曾皙的理想看似平淡,其中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意味呢?为什么会得到孔子的赞许呢?

曾皙的出场就显得与众不同,作者做了充分的铺垫和渲染,凸显了曾皙洒脱不拘的形象。当孔子和其他三个学生谈话的时候,他正在弹瑟,三位同窗和老师的对话是在他的音乐伴奏中进行的。前面几位的回答,他都清清楚楚地听到了,实实在在地记住了,或许他的旋律都是随着三位同窗的发言而变化的,孔子点了他的名,他才结束弹瑟站起来。这些动作,属于体态语言,无声胜有声,充分表现了他的洒脱、知礼、自信和成熟,特意表现出一种不同凡响的气象。

宋儒推崇曾点,明代学者则略有微辞。如张岱说:“曾点念念要与三子比量,所以不能信受喟然之意。”杨升庵说:“曾点因种瓜而伤曾子之额,扑之仆地,如此暴戾,岂是春风沂水襟怀,所以毕竟自信不过。”这个问题,历来意见纷纭。杨树达认为“孔子与曾点者,以点之言为太平社会之缩影也。”(见《论语疏证》)这种说法也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。

笔者认为曾点所言之志,不仅是太平社会的缩影,更是孔子政治理想的体现。王充在《论衡·明雩篇》里讲到:

鲁设雩祭于沂水之上。暮者,晚也;春谓四月也。春服既成,谓四月之服成也。冠者、童子,雩祭乐人也。浴乎沂,涉沂水也,象龙之从水中出也。风乎舞雩,风,歌也。咏而馈,咏歌馈祭也,歌咏而祭也。说论之家,以为浴者,浴沂水中也。风干身也。周之四月,正岁二月也,尚寒,安得浴而风干身?由此言之,涉水不浴,雩祭审矣。

王充在这里明白无疑地解释了曾皙所述是古代雩祭的仪式。雩祭的目的,是当时人们向掌管水旱的神灵(即龙)祈求保佑。雩祭,是春天人们求雨的祀礼,所以《礼记》说:“雩祭,祭水旱也。”王充的解释根据亦足。因为鲁国当时通用周历,所以说周之四月,正是夏历二月;天气尚寒,怎么能浴?冠者、童子都是雩祭乐人,他们在祭祀时,须涉沂水;十二、三个人鱼贯而行,象征着龙从水中跃出。“风”,解释为“唱歌”,“归”通“馈”,即“赠送”,都合训诂。“归”通“馈”,在《论语》中不乏其例。如《阳货篇》“归孔子豚”的“归”即作“馈”讲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:“曾蒧(《论语》作‘点’)字皙,侍孔子,孔子曰:‘言尔志’。蒧曰:‘春服既成,冠者五六人,童子六七人,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。’”《集解》徐广曰“一作馈”,这是古本《论语》“归”作“馈”之证。所以这段话就是

收稿日期:2011-2-15

作者简介:居兰坚(1981—),女,江苏兴化人,硕士,南京技师学院基础部语政教研室讲师。

说:在暮春时节,或者带着一帮穿着色彩缤纷衣服的冠者、童子到沂水边去,模仿龙从水中跃出的样子,或者到雩台上去载歌载舞地赞颂和馈祭水神,虔诚地向神灵行礼、祈求保佑。从文意来说,王充的解释似更符合原意。在礼乐崩坏的春秋末期,曾点能对古礼作如此具体生动的描绘,以此寄托自己的理想,这在孔子看来是十分难得的彼得我心者,因而内心狂喜而情不自禁地喟然赞叹了。孔子不满子路,是因为他“非礼”;赞赏曾皙是因为他懂得古礼。礼与非礼乃是儒家人生理想中的首要问题。这样解释,全篇上下文意就脉络贯通了。

孔子赞赏曾皙的观点就是因为曾皙描述的画面符合孔子的政治理想。孔子的政治理想就是大同社会。在《论语·公冶长》篇里,子路、颜渊和孔子一起谈论志向。孔子的志向是“老者安之,朋友信之,少者怀之。”安抚老年人,信任朋友,关怀年轻人,让老有所乐,壮有所为,幼有所养,社会安定,天下大平,人人过着美好的生活。一言以蔽之,也就是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和境界。而曾皙所描绘的那一幅优哉游哉、老少同乐的画面,不正是这样一种境界的生动形象写照吗?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在《论语集注》里说,曾皙的理想看起来不过是“即其所居之位,乐其日用之常,初无舍己为人之意。而其胸次悠然,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,各得其所之妙,隐然自见于言外。”表面看他做的都是些日常小事,没有什么宏大的理想。“但是曾皙的内心是完满充盈的,他以自身人格的完善为前提,以万物各得其所为理想,这就比另外那三个人想从事一个具体的职业,在那个职业上做出成绩要高出一个层次”(于丹《论语心得》)。所以,他所描绘的,是一种深得孔子思想真谛的更高的境界。如果说,子路等人的胸怀还在小康国家,那么曾皙所瞻望的,则已经是大同的理想世界了,难怪得孔子也要由衷地发出赞叹来了。

我们都了解孔子本是一位关心世事、富于进取精神的思想家,他的志向是从政。为什么在本文中却一反常态,赞同了曾点那种淡泊无求、自得其乐的志向呢?纵观孔子的一生,应该说,积极济世是孔子思想的主导方面。他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周游列国。但是,他的主张在各国行不通,他被“斥乎齐,逐乎宋卫,困于陈蔡之间”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。由于到处碰壁,有时也流露出消极情绪,特别是在晚年回鲁国后恬退避世的思想十分突出。《论语·公冶长》中即有孔子的话:“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。”《史

记·孔子世家》中也说:“鲁终不能用孔子,孔子亦不求仕……”(孔子)曰:“吾道穷矣……”在这样的时刻,曾点的述志,正是隐隐透露了他失意之中对淡泊无求、安贫乐道、自由生活的向往。

曾点所描绘的其乐融融的“暮春浴咏图”,恰是前三种理想达到后的至乐佳境,正是孔子心中祈望的和谐盛世,也是夫子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理想境界。曾点的寥寥数语,浓缩了孔子的政治理想、经济理想与文化理想。

春秋时期,天下汹汹;礼崩乐坏,骨肉相残。为了理想,孔子曾游说诸侯,颓然乎如“丧家之犬”!为了理想,孔子广纳三千弟子,倡导仁义学说,呼唤人性升华;主张克己复礼,重整社会秩序。以人为本,以和为贵。孔子删《诗》《书》,订《礼》《乐》,赞《周易》,修《春秋》。千秋学人仰之为圣,万世帝王尊其为师!试想没有子路的“有勇知方”,没有冉求的“民足礼乐”,没有公西赤的“愿为小相”,何来“冠者童子”的“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”呢?这种看似平淡的理想实则最难达到。政治清明,国泰民安,才有老百姓“天高任鸟飞,海阔凭鱼跃”的闲情逸致,才有人人皆为谦谦君子的自由闲适。像夫子一样“温良恭俭让”,像曾皙一样温文尔雅、多才多艺,像颜渊一样博闻好学。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。相信我们将会实现孔子心中美好的理想: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!

研读《侍坐》,我们从中能够领悟些什么呢?

除了应当建立具体理想的高远目标,我们首先应当回归理想的起点,那就是自身人格的完善和内在的修养。一个人应当以修身为起点,首先从内心品德的修炼与完善做起,等你建立了你的内心确信,完成了人格的自我完善,那时那些具体的目标一定会离你不远了。子曰:“修己以敬”,“修己以安人”,“修己以安百姓”,恐怕只有先修己,才能达致曾皙那种怡然自得、天人合一的理想吧。过去我们更多注意某个志向或理想的具体目标,而孔子对曾皙的肯定使我们意识到,比那些具体的理想更高的是自身人格的完善和内在的修养;而且,空谈理想并不能确保我们顺利抵达遥远的目标,而关注内心自我完善则是回归理想的起点,能使我们更加稳健和可靠地到达更高的人生境界。

(责任编辑:罗家湘)